王勃撰『唐趙士達墓誌』注釋（下）

道　坂　昭　廣

本稿は「王勃撰『唐趙士達墓誌』注釋（上）」（『東アジア文明講座紀要』第１号 2024 年２月）の續篇である。本墓誌の發見、注釋の方法は（上）稿をごらんいただきたい。なお釋字においては俗字異體字は正字に直した。原文誤字と思われる文字は、釋字部分でその後に正しいと考える文字を括弧で示した。また《資治通鑑》は《通鑑》、《文苑英華》は《英華》、蔣清翊注《王子安集注》は《蔣本》と表記し、本墓誌と密接に關わる《蔣本》卷四《爲原州趙長史請爲亡父度人表》は《度人表》と略した。

貞觀十三年，乃詔陳國公侯君集爲征吐蕃大総管，便討高昌，仍命公爲子総管［54］。撞鍾沸鼓，陣横銀海之西；偃旆潛麾，路出沙場之北［55］。官兵既進，醜類旋消，脳盧戎而釁鼓，血康居而染鍔［56］。左右騎君之故地，盡入隄封；戊己校尉之殘營，還修版築。軍還，加賞進給，官封如故［57］。辰韓戾俗，穢貊遺區，公孫之虐政已成，箕子之高風不振［58］。豺聲朶吻，扼玄儌（徼）而愾靈誅；虺毒吹鋒，憑青丘而逆王命［59］。文皇聽朝不懌，按劍長懷［60］。雷霆震而宇縣驚，天子怒而元戎動［61］。迺詔英國公李勣爲遼東道総管，仍令公隷屬，及破蓋牟等城，公卽分兵守鎭［62］。公肅承戎律，深入寇場，招集逋獷，繕修烽候［63］。度王師於衽席，制長策於胸襟［64］。屬抗軍謨，頻紆詔答，嘉言罔伏，聖札仍存［65］。貞觀廿年，迺有詔拜公爲左領軍衛中郎將，還令守懷遠鎭［66］。公志深家國，表置屯田，萬庾兼儲，三軍取給［67］。劉琨意氣，非唯將師之林；馬援生平，勞受邊疆之任［68］。我皇繼體，牂牁背德。國有大命，公爲稱首［69］。永徽元年，詔公馳驛，討定牂牁，便除使持節琰州諸軍事琰州刺史［70］。邊荒校德，諸葛亮之攻心；朝廷論勲，田廣明之賜秩［71］。

貞觀十三年，乃ち陳國公侯君集に詔して征吐蕃大総管と爲し，便ち高昌を討たしめ，仍お公に命じて子総管と爲す。鍾を撞き鼓を沸かせ，陣は銀海の西に横たわり；旆を偃せ麾を潛め，路は沙場の北に出ず。官兵既に進み，醜類旋ち消え，盧戎を脳くだきて鼓に釁ぬり，康居を血にして鍔を染む。左右騎君の故地，盡く隄封に入り；戊己校尉の殘營，還た版築を修む。軍還り，賞を加え給を進む，官封は故の如し。辰韓の戾俗，穢貊の遺區，公孫の虐政已に成り，箕子の高風振わず。豺聲朶（虎？）吻，玄儌（徼）を扼して靈誅を愾（あなど）り；虺毒吹鋒，青丘に憑りて王命に逆く。文皇朝を聽いて懌ばず，劍を按じて長く懷う。雷霆震いて宇縣驚き，天子怒りて元戎動く。迺ち英國公李勣に詔して遼東道総管と爲し，仍お公をして隷屬せしめ、蓋牟等の城を破るに及び，公

卽ち兵を分ちて鎭を守る。公肅みて戎律を承け，深く寇場に入り，逋獷を招集し，烽候を繕修す。王師を衽席に度り，長策を胸襟に制す。屬に軍謨に抗するも，頻りに詔答を紆げられ，嘉言伏すこと罔く，聖札仍お存す。貞觀廿年，迺ち詔有りて公を拜して左領軍衛中郎將と爲し，還た懷遠鎭を守らしむ。公志は家國に深く，表して屯田を置き，萬庾を兼儲し，三軍に取給す。劉琨の意氣，唯に將師の林に非ず；馬援の生平，勞して邊疆の任を受く。我皇體を繼ぎて，羣狥德に背く。國大命有りて，公稱首と爲す。永徽元年，公に詔して馳驛し，羣狥を討定せしめ，便ち使持節琰州諸軍事琰州刺史に除す。邊荒に德を校して，諸葛亮の心を攻め；朝廷に勳を論じ，田廣明の秩を賜う。

［注］

［54］「貞觀十三年」至「仍命公爲子総管。」

《通鑑》卷一九五《唐紀十一・太宗貞觀十三年》「高昌王麴文泰多遏絶西域朝貢……上猶冀高昌王文泰悔過，復下璽書示以禍福，徵之入朝，文泰竟稱疾不至。十二月壬申，遣交河行軍大総管吏部尚書侯君集、副総管兼左屯衛大將軍薛萬均等將兵擊之。」《舊唐書》卷六十九《列傳第十九・侯君集》「（貞觀）十一年，與長孫無忌等俱受世封，授（侯）君集陳州刺史，改封陳國公。明年，拜吏部尙書，進位光祿大夫。」

《舊唐書》卷四十三《志第二十三・職官二・尙書都省》「凡諸軍鎭，每五百人置押官一人，千人置子總管一人，五千人置總管一人。」

［55］撞鍾沸鼓，陣横銀海之西，偃旆潛麾，路出沙場之北。

《初學記》卷五《地理上・泰山第三》李義府《在嶲州遙敍封禪詩》「沸鼓喧平陸，凝蹕靜通逵。汶陽馳月羽，蒙陰警電輜。」

《庾子山集注》卷十五庾信《周大將軍義興公蕭公墓誌銘》「陣横十里，兵圍一面。」

銀海，未詳。《史記》卷一二三《大宛列傳第六十三》「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正義「後漢書云，大秦一名犁鞬，在西海之西，東西南北各數千里……魏略云，大秦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故俗謂之海西。」

《唐大詔令集》卷一三〇《蕃夷・討伐》貞觀十九年六月《破高麗賜酺詔》「朕乃潛師偃旆，登於北山。」

《文選》卷五十九王巾《頭陀寺碑文》「炎區九譯，沙場一候。粤在於建武焉。」李善曰「尚書曰，西被於流沙。」

［56］官兵旣進，醜類旋消。脳盧戎而釁鼓，血康居而染鍔。

《三國志》卷九《魏書九・諸夏侯曹傳第九・夏侯淵》「若〔捨〕羌獨守則孤，救長離則官兵得與野戰，可必虜也。」

《三國志》卷一《魏書一・武帝紀第一》「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命公爲魏公曰……奮其武怒，運其神策，致屆官渡，大殲醜類，俾我國家拯于危墜，此又君之功也。」

《左傳・桓公十三年》「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杜預注「盧戎，南蠻。」

《史記》卷一二三《大宛列傳第六十三》「大宛以爲然，遣（張）騫，爲發導繹，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正義「……括地志云，康居國在京西一萬六百里。其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酒國也。」

《文選》卷五十六班固《封燕然山銘》「斬温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

[57]「左右騎君之故地」至「官封如故。」

《漢書》卷九十六上《西域傳第六十六上》「扜彌國……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各一人……」又于闐國、莎車國等條略同。

《蔣本》卷七《晚秋遊武擔山寺序》「豈若武擔靈嶽，開明故地。」

《漢書》卷八十一《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匡衡》「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顔師古曰「提封，舉其封界内之總數」。《英華》九七一楊炯《左武衛將軍成安子崔獻行狀》「長城十角，盡入提封，高闕三襲，并爲州縣。」

《通典》卷三十四《職官十六・武散官・諸校尉》「戊己校尉（漢元帝初元元年置。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唯戊己寄治耳。此所置校尉，亦無常居，故取戊己爲名。一説戊己居中，鎮覆四方。漢所置校尉，亦處西域之中撫諸國也。）。」《後漢書》卷二《顯宗孝明帝紀第二》「焉耆、龜茲攻西域都護陳睦，悉没其衆。北匈奴及車師後王圍戊己校尉耿恭。」

《孟子・告子下》「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説舉於版築之間。」

[58] 辰韓戾俗，穢貊遺區。公孫之虐政已成，箕子之高風不振。

《漢書》卷六《武帝紀第六》「東夷薉君南閭等口二十八萬人降，爲蒼海郡。」服虔曰「穢貊在辰韓之北，高句麗沃沮之南，東窮于大海。」晉灼曰「薉，古穢字。」

《三國志》卷八《魏書八・二公孫陶四張傳第八・公孫度》「公孫度字升濟，本遼東襄平人也……東伐高句驪，西擊烏丸，威行海外。初平元年，（公孫）度知中國擾攘，語所親吏柳毅、陽儀等曰，漢祚將絕，當與諸卿圖王耳……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也。藏印綬武庫。度死，子康嗣位。」

《孟子・公孫丑上》「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

《史記》卷三十八《宋微子世家第八》「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

正倉院本《秋日楚州郝司戶宅遇餞霍使君序》「欽霍公之盛德，果遇攀輪，慕郝氏之高風，還逢解榻。」

[59] 豺聲朶吻，扼玄傲而慘靈誅；虺毒吹鋒，憑青丘而逆王命。

《史記》卷四十《楚世家第十》「（令尹）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内寵，細乃亂也。楚國之舉常在少者。且商臣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

朶吻，未詳。或虎字避諱歟。《漢書》卷九十九中《王莽傳第六十九中》「是時有用方技待詔黄門

者，或問以（王）莽形貌，待詔曰，莽所謂鴟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故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

《駱臨海集箋注》卷六駱賓王《蕩子從軍賦》「若乃地分玄徼，路指青波。邊城煖氣從來少，關塞寒雲本自多。」注「史記司馬相如傳，司馬貞索隱，張揖云，徼，塞也。以木柵水，爲蠻夷界。北方色黑，故曰玄徼。」

《文選》卷四十四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謂爲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

參：《隋唐五代墓誌匯編》洛陽卷第六册《大唐故游擊將軍守左清道率頻陽府長上果毅康府君墓誌銘》永淳元年「皇家受匈奴背德，負地險以傲靈誅，悖天常而悉惠化。」

《庾子山集注》卷二庾信《哀江南賦》「豺牙密厲，虺毒潛吹。」

《山海經・南山經第一》「又東三百里曰，青丘之山。」郭璞注「亦有青丘國，在海外。水經云，卽上林賦云，秋田於青丘。」《度人表》「西窮赤水之原，東究青丘之境。」

《左傳・昭公四年》「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

[60] 文皇聽朝不懌，按劍長懷。

《舊唐書》卷三《本紀第三・太宗下》「（貞觀二十三年）六月甲戌朔，殯于太極殿。八月丙子，百僚上謚曰文皇帝，廟號太宗。」

《文選》卷四十一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後數日，（李）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

《史記》卷五十三《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高帝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

《文選》卷二十八鮑照《樂府八首・出自薊北門行》「天子按劍怒，使者遙相望。」

正倉院本《梓潼南江泛舟序》「遂長懷悠想，周覽極睇。」

[61] 雷霆震而宇縣驚，天子怒而元戎動。

《後漢書》卷六十上《馬融列傳第五十上》「元初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其辭曰……彼固未識夫靁霆之爲天常，金革之作昏明也。」李賢注「左傳，鄭子太叔曰，爲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耀殺戮。杜預注曰，靁霆震耀，天之威也」。《蔣本》卷五《上劉右相書》「澤配雲雨而無曲惠，威振雷霆而絶私戮。」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六》「（始皇）登之罘，刻石。其辭曰……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集解「宇，宇宙。縣，赤縣。」《蔣本》卷十二《拜南郊頌》「一戎而寓縣平，四罪而華夷服。」

《史記》卷一〇八《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天子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

《蔣本》卷十四《乾元殿頌》「元戎握節，黃公授犀闕之圖，帝座聞鼙，玄女薦龍庭之策。」

《英華》卷九一〇楊炯《唐昭武校尉曹君神道碑》「天子聞鼙，元戎案節。」

[62]「迺詔英國公李勣爲遼東道総管」至「分兵守鎭。」

《舊唐書》卷六十七《列傳第十七・李勣》「（貞觀）十八年，太宗將親征高麗，授勣遼東道行軍大總管，攻破蓋牟、遼東、白崖等數城，又從太宗摧殄駐蹕陣，以功封一子爲郡公。」

《文選》卷二十潘岳《關中詩》李善曰「岳上詩表曰……齊萬年編戶隸屬。爲日久矣。」

《史記》卷九十七《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酈食其》「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

[63] 公肅承戎律，深入寇場，招集逋獷，繕修烽候。

《文選》卷二十曹植《應詔詩》「肅承明詔，應會皇都。」

《魏書》卷八十九《列傳第七十七・酷吏・羊祉》「太常少卿元端、博士劉臺龍議謚曰，祉志存埋輪，不避強禦。及贊戎律，熊武斯裁。」《蔣本》卷二十《常州刺史平原郡開國公行狀》「公早陪戎律，夙簡帝心。」

《文館詞林》卷六九九教四・梁簡文帝《祭北行戰亡將客教》「鋒臨秦汝，深入寇場。」《度人表》「綿越寇場，密歸誠款。」

《南齊書》卷二十五《列傳第六・張敬兒》「太祖出頓新亭，報（沈）攸之書曰……賴原卽天世，非望亦消。又招集逋亡，斷遏行侶。」

《爾雅・釋獸》「贙，有力。」郭璞注「出西海，大秦國有養者，似狗，多力，獷惡。」

《漢書》卷四十五《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息夫躬》「上不聽，遂下詔曰，間者災變不息，盜賊衆多，兵革之徵，或頗著見。未聞將軍惻然深以爲意，簡練戎士，繕修干戈。」

《後漢書》卷五十二《崔駰列傳第四十二・崔寔》「寔整厲士馬，嚴烽候，虜不敢犯，常爲邊最。」

[64] 度王師於衽席，制長策於胸襟。

《毛詩・周頌・酌》「於鑠王師，遵養時晦。」

《禮記・坊記》「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蔣本》卷十七《梓州通泉縣惠普寺碑》「故能使三千法界，向風知衽席之師，百億大王，聞道失巖廊之貴。」

《文選》卷五十一賈誼《過秦論》「振長策而禦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蔣本》卷十二《拜南郊頌》「振長策以敍諸侯（蔣注：敍疑馭字之訛），設靈機而制羣動。」

《蔣本》卷四上《吏部裴侍郎啓》「伏願蹔停左右，少察胸襟。」

[65] 屬抗軍謨，頻紆詔答，嘉言罔伏，聖札仍存。

軍謨，未詳。或軍謀歟。《毛詩・魯頌・泮水》「式固爾猶，淮夷卒獲。」鄭箋「式用，猶謀也。用堅固女軍謀之故，故淮夷盡可獲服也。」《舊唐書》卷八十《列傳第三十・褚遂良》「遂良以太宗銳意三韓，懼其遺悔，翌日上疏諫曰……爲其節度，以設軍謀，繫莫離支頸，獻皇家之廟。」

《三國志》卷二十五《魏書二十五・辛毗楊阜高堂隆傳第二十五・楊阜》「天子感其忠言，手筆詔答。每朝廷會議，阜常侃然以天下爲己任。」

《尚書・大禹謨》「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

[66] 貞觀廿年，迺有詔拜公爲左領軍衛中郎將，還令守懷遠鎭。

《舊唐書》卷四十四《志第二十四・職官三・武官》「左右領軍衛……翊府中郎將、左右郎將、錄事、兵曹、校尉、旅帥、隊正、副隊正。」

《通鑑》卷一九七《太宗中之下・貞觀十九年》「李世勣軍發柳城，多張形勢，若出懷遠鎭者（營州有懷遠守捉城），而潛師北趣甬道，出高麗不意。」

[67] 公志深家國，表置屯田，萬庾兼儲，三軍取給。

《北史》卷五十二《列傳第四十・後主諸子》「論曰……蓋以臨難見危，義深家國。」《蔣本》卷十一《平臺祕略論十首・善政五》「能義形家國，理極忠節。」

《三國志》卷十一《魏書十一・袁張涼國田王邴管傳第十一・國淵》「太祖欲廣置屯田，使淵典其事。」

《文選》卷二十一虞羲《詠霍將軍北伐》「位登萬庾積，功立百行成。」

《宋書》卷一百《列傳第六十・自序》「（沈）林子……所虜獲三千餘人，悉以還紹，使知王師之弘。兵糧兼儲，三軍鼓行而西矣。」

《陳書》卷二十一《列傳第十五・孔奐》「軍至後湖，都邑搔擾，又四方壅隔，粮運不繼，三軍取給，唯在京師。」

[68] 劉琨意氣，非唯將師之林；馬援生平，勞受邊疆之任。

《晉書》卷六十二《列傳第三十二・劉琨》「（劉）琨少負志氣，有縱橫之才，善交勝己，而頗浮誇……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其意氣相期如此。在晉陽，嘗爲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歎。」

《後漢書》卷二十四《馬援列傳第十四》「（馬）援乃擊牛釃酒，勞饗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史，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且喜且慙。」

[69] 我皇繼體，牂牁背德。國有大命，公爲稱首。

《漢書》卷九十七上《外戚傳第六十七上》序「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内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

《漢書》卷二十八上《地理志第八上》「牂柯郡（武帝元鼎六年開。莽曰同亭。有柱蒲關。屬益州）。」應劭曰「臨牂柯江也。」顔師古曰「牂柯，係船杙也。華陽國志云，楚頃襄王時，遣莊蹻伐夜郎，軍至且蘭，椓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以且蘭有椓船牂柯處，乃改其名爲牂柯。杙音弋。」《度

人表》「横戈北塞，盡沙漠之風塵，授鉞南荒，被牂牁之矢石。」

《左傳・襄公八年》「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蔣本》卷五《上劉右相書》「君侯足下何時易耶。雖國有大命，不資童子之言，而恭此小心，敢進狂夫之説。」

《文選》卷四十八司馬相如《封禪文》「前聖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隋書》卷三十七《列傳第二・李穆》「下詔曰……太師、上柱國、申國公，器宇弘深，風猷遐曠，社稷佐命，公爲稱首，位極帥臣，才爲人傑，萬頃不測，百鍊彌精。」

[70]「永徽元年」至「琰州刺史。」

《三國志》卷二十七《魏書二十七・徐胡二王傳第二十七・王基》「襄陽太守表吳賊鄧由等欲來歸化，（王）基被詔，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其詐，馳驛陳狀。」

《三國志》卷二十六《魏書二十六・滿田牽郭傳第二十六・郭淮》「（郭）淮軍始到狄道，議者僉謂宜先討定枹罕，內平惡羌，外折賊謀。」

《舊唐書》卷一九七《列傳第一四七南蠻・西南蠻・牂牁蠻》「牂柯蠻，首領謝氏……其首領謝龍羽，大業末據其地。武德三年，遣使朝貢，授龍羽牂州刺史，封夜郎郡公。貞觀四年十二月、遣使朝貢。」《新唐書》卷四十三下《志第三十三下・地理七下・江南道》「諸蠻州五十一。牂州（武德三年以牂柯首領謝龍羽地置，四年更名柯州，後復故名。初，牂、琰、莊、充、應、矩六州皆爲下州）。琰州（貞觀四年置。縣五）。」

《度人表》「横戈北塞，盡沙漠之風塵，授鉞南荒，被牂牁之矢石。」

[71] 邊荒校德，諸葛亮之攻心；朝廷論勳，田廣明之賜秩。

《後漢書》卷八十四《列女傳第七十四・董祀妻》「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其辭曰……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

《後漢書》卷二十九《申屠剛鮑永郅惲列傳第十九・申屠剛》「（申屠剛）因對策曰……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納毀譽，數下詔書，張設重法。」

《三國志》卷三十九《蜀書九・董劉馬陳董呂傳第九・馬謖》裴松之注「襄陽記曰，建興三年，（諸葛）亮征南中，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對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赦孟獲以服南方。故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

《南齊書》卷二十九《列傳第十・周山圖》「竟陵王誕據廣陵反，（沈）僧榮遣山圖領二百人詣沈慶之受節度，事平論勳，爲中書舍人戴明寶所抑。」

《漢書》卷九十《酷吏傳第六十・田廣明》「田廣明，字子公，鄭人也……昭帝時，廣明將兵擊益州，還，賜爵關內侯，徙衛尉。後出爲左馮翊，治有能名。」

《藝文類聚》卷四十九《職官部五・將作》「漢書曰，將作大匠馬延年，勤苦賜秩二千石。」

顯慶元年，遷使持節伊州諸軍事伊州刺史［72］。塗交玉塞，路接金河［73］，羣蕃款慕之場，天子懷柔之地［74］。軍機是湊，傳置攸殷［75］。公備察原陵，廣尋砂岸，悼壺漿之不絶，慨蓑挽之無資［76］。開田則潟鹵自腴，鑿井而飛泉獨涌［77］。用周行役，若有神明，視職移年，奏課連最［78］。龍朔元年，又徵公爲浿江道総管，與營州都督高侃，於瀘河應接。大総管、兵部尚書任雅相，命公破島山大陣，仍於遼水造橋［79］。沈砂破敵，自分龍豹之韜；鞭石成橋，無俟龜鼈之力［80］。師還，以軍功進給，加授使持節都督豐州諸軍事豐州刺史［81］。熊軿戒道，隼旆臨蕃，臥鼓而鎭邊鄙，露版而徵侍子［82］。聲高列刺，義動殊隣［83］。司馬朗之臨州，不論衣食；皇甫嵩之按部，每動謳歌［84］。公大略鳴謙，深機勇退，山岳忠孝，錙銖珪組［85］。擁旄開國，班超之事業已窮；供帳臨衢，疏廣之誠言未遂［86］。総章二載，聿求歸老，表書三上，有詔許焉［87］。而公惠化所覃，華夷是仰［88］。邪山犬吠，幸劉寵之長存；吳郡雞鳴，嗟鄧攸之忽去［89］。攀輪臥轍，杖策而去雄州；列鼎陳鍾，朝服而歸故第［90］。以咸亨三年七月十日遘疾，薨于長安里舍，春秋八十四［91］。蘧瑗之論，葬地不及瑕丘；高愼之遺，孫謀空傳素業［92］。以咸亨四年歲次癸酉，十月壬午朔十六日丁酉葬于洪瀆川，禮也。嗚呼哀哉［93］。海曲殘金，隨百年而共盡；穀城餘石，與三略而同埋［94］。旌軒肅而上路寒，簫吹動而嚴郊晚［95］。山川氣色，荒蕪白兎之塋；松檟風烟，悽斷黃牛之墓［96］。嗣子原州都督府長史、上柱國廉［97］，悲深扣地，痛極捫天［98］。惟孝莫大於揚親，旌德自歸於時彦［99］。翰林遺老，楊雄未亡；鴻都舊儒，蔡邕猶在［100］。斯文見及，下走何顔。瞻八九而多慙，辭再三而不獲［101］。爰抽弱思，式敍雄規［102］。刻石題金，瘞豐碑於此日；龍吟武吼，失寶劍於何年。迺爲銘曰［103］。

顯慶元年，使持節伊州諸軍事伊州刺史に遷る。塗は玉塞に交り，路は金河に接す，羣蕃款慕の場，天子懷柔の地なり。軍機是に湊り，傳置攸に殷んなり。公備さに原陵を察し，廣く砂岸を尋ね，壺漿の絶えざるを悼み，蓑挽の資無きを慨く。田を開けば則ち潟鹵自ら腴え，井を鑿てば飛泉獨り涌く。周の行役を用いて，神明有るが若く，職を視ること移年にして，課を奏すること連最たり。龍朔元年，又た公を徵して浿江道総管と爲し，營州都督高侃と，瀘河に於いて應接せしむ。大総管、兵部尚書任雅相，公に命じて島山の大陣を破り，仍お遼水に橋を造らしむ。砂を沈め敵を破るに，自ら龍豹の韜を分ち；石に鞭うち橋を成すに，龜鼈の力を俟つ無し。師還り，軍功を以て給を進め，使持節都督豐州諸軍事豐州刺史を加授さる。熊軿道を戒め，隼旆蕃に臨み，鼓を臥せて邊鄙を鎭め，版を露して侍子を徵す。聲は列刺に高く，義は殊隣に動く。司馬朗の州に臨むに，衣食を論ぜず；皇甫嵩の部を按じて，毎に謳歌動く。公大略鳴謙，深く勇退を機し，山岳忠孝，珪組を錙銖となす。旄を擁して國を開くは，班超の事業已に窮め；供帳衢に臨むも，疏廣の誠言未だ遂げず。総章二載，聿（ここ）に歸老を求め，表書三たび上し，詔有りて焉を許す。而して公の惠化覃（およ）ぶ所，華夷是れ仰ぐ。邪山の犬吠，劉寵の長く存するを幸（ねが）い；吳郡の雞鳴，鄧攸の忽ち去るを嗟く。輪に攀じ轍に臥さるるも，杖策して雄州を去り；鼎を列ね鍾を陳ね，朝服して故第に歸る。咸亨三年七月十日を以て疾に遘い，長安の里舍に薨ず，春秋八十四。蘧瑗の論，葬地は瑕丘に及ばず；高愼の遺，孫謀は空しく素業を傳う。咸亨四年歲次癸酉，十月壬午朔十六日丁酉を以て洪瀆川に葬る，禮なり。嗚呼哀しきかな。海曲の殘金，百年に隨いて共に盡き；穀城の

餘石，三略と同に埋る。旌軒肅として上路寒く，簫吹動きて嚴郊晩し。山川の氣色，荒蕪たり白兎の塋；松檟の風烟，悽斷す黄牛の墓。嗣子原州都督府長史、上柱國廉，悲しみ深く地を扣き，痛極まり天を捫ず。惟れ孝は親を揚ぐるより大なるは莫く，德を旌するは自ら時彦に歸す。翰林の遺老，楊雄未だ亡びず；鴻都の舊儒，蔡邕猶お在り。斯文見るに及び，下走何の顔あらん，八九を瞻て多く慙じ，辭すること再三なれども獲ず。爰に弱思を抽き，式て雄規を敍ぶ。石に刻し金に題し，豐碑を此の日に瘞め；龍吟じ武（虎）吼え，寶劍を何の年に失わん。迺ち銘を爲りて曰く。

［注］

［72］顯慶元年、遷使持節伊州諸軍事伊州刺史。

《元和郡縣志》卷四十《隴右道下》「伊州（伊吾下……）。禹貢九州之外，古戎地……隋大業六年得其地，以爲伊吾郡。隋亂，又爲羣胡居焉。貞觀四年，胡等慕化内附，於其地置伊州。」

［73］塗交玉塞，路接金河。

《元和郡縣志》卷四十《沙州》「壽昌縣……玉門故關，在縣西北百一十八里。」又卷四《關内道四・勝州》「榆林縣……金河泊，在縣東北二十里，周迴十里。」

《駱臨海集箋注》卷二駱賓王《秋雁》「陣去金河冷，書歸玉塞寒。」《英華》卷九〇六楊炯《後周明威將軍梁公神道碑》「路指金河，途連玉塞，塵沙共起，烽火相驚。」

［74］羣蕃款慕之場，天子懷柔之地。

《宋書》卷七十九《列傳第三十九・文五王・竟陵王誕》「太宰江夏王義恭上表諫曰……上將受律，羣蕃岳峙，鋭卒精旅，動以萬計，大威所震，未有成功。」

《全唐文補編》卷二十三閻丘均《唐朝故使持節河東州諸軍事河東州刺史上護軍王府君碑銘》咸亨五年「開置郡道。招攜款慕。平此凶驕。掃茲氛霧。」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蔣本》卷十一《三國論》「愚知操之不懷柔巴蜀，砥定東南，必然之理也。」

［75］軍機是湊，傳置攸殷。

《魏書》卷五十三《列傳第四十一・李瑒》「（蕭）寶夤又啓（李）瑒爲左丞，仍爲別將，軍機戎政，皆與參決。」

《南史》卷二十二《列傳第十二・王儉》「（王）儉諫曰，京師翼翼，四方是湊，必也持符，於事既煩。」

《漢魏南北朝墓誌匯編》三八九頁《司馬遵業墓誌》北齊天保四年「仍爲大行臺郎中，戎機是湊、文檄相□。」

《後漢書》卷七十六《循吏列傳第六十六・衞颯》「每一吏出，傜及數家，百姓苦之。颯乃鑿山通

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姦吏杜絶。」

[76] 公備察原陵，廣尋砂岸。悼壺漿之不絶，慨芻挽之無資。

《漢書》卷二十四上《食貨志第四上》「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晉灼曰「淳，盡也，舄鹵之田不生五穀也。」

《北齊書》卷三十六《列傳第二十八・邢邵》「方廣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記，無所遺忘。」

《文選》卷二十六謝靈運《初去郡詩》「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

《孟子・梁惠王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

《漢書》卷六十四上《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主父偃》「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顔師古曰「運載芻藁，令其疾至，故曰飛芻也。輓謂引車船也，音晚。」《蔣本》卷五《上劉右相書》「驚烽走傳，駭秦洛之甿，飛芻輓粟，竭淮海之費。」

[77] 開田則潟鹵自腴，鑿井而飛泉獨涌。

《文選》卷三十六王融《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第二首》「舄鹵可腴恐，時無史白。」李善曰「史記曰，史起引漳水溉田，鄴民歌之曰，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又曰，秦中大夫白公複爲秦穿涇水注渭，溉田四千餘頃，因曰白渠也。」又看注［76］。

《後漢書》卷十九《耿弇列傳第九・耿恭》「匈奴復來攻（耿）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遂於城下擁絶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

[78] 用周行役，若有神明。視職移年，奏課連最。

《漢書》卷九《元帝紀第九》「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

《毛詩・魏風・陟岵》「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蔣本》卷六《夏日登龍門樓寓望序》「興酣情逸，其敦行役之期，搦管含毫，獨對當仁之序。」

《周易・繫辭上》「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蔣本》卷十七《梓州通泉縣惠普寺碑》「是惟先鏡，實啓香城，煥若神明，恍同化出。」

《晉書》卷四十三《列傳第十三・山濤》「尚書令衛瓘奏，濤以微苦，久不視職。手詔頻煩，猶未順旨。」

《文選》卷六十王僧達《祭顔光祿文》「遊顧移年，契闊燕處。」

《漢書》卷一百上《敘傳第七十上》「（班）回生況，舉孝廉爲郎，積功勞，至上河農都尉，大司農奏課連最，入爲左曹越騎校尉。」

[79]「龍朔元年」至「仍於遼水造橋。」

《舊唐書》卷四《本紀第四・高宗上》「(龍朔元年）夏五月丙申，命左驍衞大將軍、涼國公契苾何力爲遼東道大總管，左武衞大將軍、邢國公蘇定方爲平壤道大總管，兵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樂安縣公任雅相爲浿江道大總管，以伐高麗……（二年二月）司戎太常伯、浿江道總管、樂安縣公任雅相卒於軍。」

《新唐書》卷三《本紀第三・高宗》「(乾封元年）六月壬寅，高麗泉男生請內附，右驍衞大將軍契苾何力爲遼東安撫大使，率兵援之。左金吾衞將軍龐同善、營州都督高偘爲遼東道行軍總管，左武衞將軍薛仁貴、左監門衞將軍李謹行爲後援。」

《後漢書》卷七十三《劉虞公孫瓚陶謙列傳第六十三・劉虞》「舊幽部應接荒外，資費甚廣，歲常割青、冀賦調二億有餘以給足之。」

《舊唐書》卷三十九《志第十九・地理二・河北道》「幽州大都督府……武德元年，改爲燕州總管府，領遼西、瀘河、懷遠三縣。其年，廢瀘河縣。六年，自營州南遷，寄治於幽州城內。貞觀元年，廢都督府，仍省懷遠縣。」

[80] 沈砂破敵，自分龍豹之韜，鞭石成橋，無俟龜鼈之力。

《史記》卷九十二《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與（韓）信夾濰水陳。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詳不勝，還走。」

《庾子山集注》卷十四庾信《周隴右總管長史贈太子少保豆盧公神道碑》「豹策乃建，龍韜同啓，校戰岐陽，申威隴坻。」注「太公六韜，文、武、虎、豹、龍、犬。」《新出魏晋南北朝墓誌疏證》隋一四五《趙齡墓誌》「君志清萬里，潛運六奇，奮龍豹之韜，列天地之陣，於是妖寇殄滅，灌若摧枯。」《隋唐五代墓誌匯編》陝西卷第三册《大唐故開府儀同三司鄂國公尉遲君墓誌》顯慶四年「坐揮三略，策蘊龍豹之韜，遙制六奇，力騁貔貅之勢。」參：《白氏六帖》卷十五《攻守第二十六》「龍韜潛運（定拔幟之奇謀），鳥陣臨高（起沉砂之妙筭）。」

《庾子山集注》卷二庾信《哀江南賦》「東門則鞭石成橋，南極則鑄銅爲柱。」注「述異記曰，秦始皇作石橫橋於海上，欲過海觀日出處。有神人驅石，去不速，神人鞭之，皆流血。今石橋其色猶赤。」

《列子・湯問》「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鼇之足以立四極。」

[81]「師還」至「豐州刺史。」

《度人表》「臣亡父故使持節都督豐州諸軍事、豐州刺史、上柱國南康郡王士達。」

[82] 熊軒戒道，隼旆臨蕃。臥鼓而鎭邊旄，露版而徵侍子。

《漢書》卷六十《杜周傳第三十・杜延年》「賜安車駟馬，罷就第」。顏師古曰「後漢書・輿服志，

公、列侯，安車，朱斑輪，倚鹿較，伏熊軾，皁蓋……伏熊軾者，車前橫軾爲伏熊之形也。」

《駱臨海集箋注》卷七駱賓王《上兗州刺史啓》「既而代工天府，忠簡帝心。擁熊軾而撫百城，建隼旗而臨千里。」參：《白氏六帖事類集》卷二十一《刺史第七十》「隼旗（熊軾）。」

《毛詩・鄘風・干旄》「孑孑干旗，在浚之都。」毛傳「鳥隼曰旗，下邑曰都。」鄭箋「周禮州里建旗，謂州長之屬。」

《文選》卷十四顏延之《赭白馬賦》「飛輜軒以戒道，環轂騎而清路。」李善曰「戒道，道先也。」

《宋書》卷七十五《列傳第三十五》「史臣曰，世祖弱歲臨蕃，涵道未廣，披胸解帶，義止賓僚。」

《後漢書》卷十三《隗囂公孫述列傳第三・隗囂》「移檄告郡國曰……有不從命，武軍平之。馳使四夷，復其爵號。然後還師振旅，櫜弓臥鼓。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無負子之責。」《庾子山集注》卷十一庾信《移齊河陽執事文》「自疆場臥鼓，邊鄙收烽。」

《初學記》卷八《州郡部・河北道第五》「揚雄幽州箴……大漢初定，介狄之荒，元戎屢征，如風之騰。義兵涉漠，擾我邊甿。」《藝文類聚》卷十五《后妃部・后妃》曹植《卞太后誄》「悼彼邊氓，未遑宴息。」

《文心雕龍・檄移第二十》「故其植義颺辭，務在剛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使義隱。」

《後漢書》卷一《光武帝紀下》「鄯善王、車師王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奉獻，願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侍子，厚加賞賜。」《英華》卷九七一楊炯《左武衛將軍成安子崔獻行狀》「受其璧，焚其櫬。更徵侍子，來朝京闕。」

[83] 聲高列刺，義動殊隣。

《藝文類聚》卷七十八《靈異部上・仙道》陶弘景《太平山日門館碑》「先是吳郡杜徵君，聲高兩代，德貫四區。」

《列女傳》卷四《貞順傳・息君夫人》「夫義動君子，利動小人。息君夫人不爲利動矣。」

《文選》卷九揚雄《長楊賦》「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絶黨之域。」《蔣本》卷十二《拜南郊頌》「懷遠人於絶境，均惠化於殊鄰。」

[84] 司馬朗之臨州，不論衣食；皇甫嵩之按部，每動謳歌。

《三國志》卷十五《魏書十五・劉司馬梁張温賈傳第十五・司馬朗》「（司馬朗）遷兗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雖在軍旅，常麤衣惡食，儉以率下。」

《後漢書》卷七十一《皇甫嵩朱儁列傳第六十一・皇甫嵩》「以黄巾既平，故改年爲中平。嵩奏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贍飢民，帝從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亂兮市爲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嵩溫卹士卒，甚得衆情。」

《孟子・萬章上》「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

[85] 公大略鳴謙，深機勇退，山岳忠孝，錙銖珪組。

《漢書》卷六《武帝紀第六》「贊曰……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蔣本》卷十一《三國論》「其雄才大略，經緯遠圖。」

《周易・謙》「六二，鳴謙，貞吉。」《蔣本》卷十四《乾元殿頌》「東朝獻龍鳳之圖，丹極鳴謙，南面動貂羊之詔，百神推策。」

《宋書》卷六十七《列傳第二十七・謝靈運》「（謝靈運）上書勸伐河北曰……伏惟深機志務，久定神謨。」

《文選》卷二十五謝瞻《於安城答靈運》「量己畏友朋，勇退不敢進。」

《蔣本》卷九《四分律宗記序》「由是糠粃禮樂，錙銖名教。」

《廣弘明集》卷十九蕭子良《與荊州隱士劉虬書》「僕夙養閒襟，長慕出槩，迹塵珪組，心逸江湖。」《蔣本》卷十五《益州夫子廟碑》「旌旗赫奕於中古，珪組陸離於下葉。」

[86] 擁旄開國，班超之事業已窮；供帳臨衢，疏廣之誠言未遂。

《晉書》卷八十一《列傳第五十一・毛寶》「自（毛）寶至（毛）璩三葉，擁旄開國者四人，將帥之家，與尋陽周氏爲輩，而人物不及也。」

《後漢書》卷四十七《班梁列傳第三十七》「論曰……班超梁慬奮西域之略，卒能成功立名，享受爵位，薦功祖廟，勒勳于後，亦一時之志士也。」

《周易・繫辭傳上》「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蔣本》卷九《續書序》「昔者仲尼之述書也，將以究事業之通，而正性命之理。」

《漢書》卷七十一《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疏廣疏受》「（疏）廣謂（疏）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官〕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

《文選》卷二十一張協《詠史》「藹藹東都門，羣公祖二疏。朱軒曜金城，供帳臨長衢。」

《文選》卷三十八任昉《爲蕭揚州薦士表》「誠言以人廢，而才實世資。」

[87]「総章二載」至「有詔許焉。」

《文選》卷十一何晏《景福殿賦》「思齊徽音，聿求多祜。」《蔣本》卷十七《益州德陽縣善寂寺碑》「寵照香城，仁沾淨土。爰光大壯，聿求多祚。」蔣注「祚字，不叶，必是祜字之訛。」

歸老，看注［86］。又《史記》卷七十五《孟嘗君列傳第十五》「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湣王許之。」

《三國志》卷五十四《吳書九・周瑜魯肅呂蒙傳第九・呂蒙》「時（呂）蒙與成當、宋定、徐顧屯次比近，三將死，子弟幼弱，權悉以兵幷蒙。蒙固辭，陳啓顧等皆勤勞國事，子弟雖小，不可廢也。書三上，權乃聽。蒙於是又爲擇師，使輔導之。」

[88] 而公惠化所覃，華夷是仰。

《藝文類聚》卷五十六《雜文部二・詩》沈約《和陸慧曉百姓名詩》「皇王臨萬宇，惠化覃黔黎。」《蔣本》卷十二《拜南郊頌》「懷遠人於絶境，均惠化於殊鄰。」

《英華》卷六七七徐陵《梁貞陽侯與王太尉僧辨書》「豈知華夷仰德，遠近同心。」

[89] 邪山犬吠，幸劉寵之長存；吳郡雞鳴，嗟鄧攸之忽去。

《後漢書》卷七十六《循吏列傳第六十六・劉寵》「（劉寵）又三遷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頗爲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尨眉皓髮，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絶，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

《晉書》卷九十《列傳第六十・良吏・鄧攸》「時吳郡闕守，人多欲之，帝以授（鄧）攸……攸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歡悅，爲中興良守。後稱疾去職……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紕如打五鼓，鷄鳴天欲曙。鄧侯拖不留，謝令推不去。」

《庾子山集注》卷十五庾信《周大將軍義興公蕭公墓誌銘》「豈直鄧攸清白，見稱五鼓之歌，劉寵廉能，名爲一錢之郡。」

參：《全唐文》卷二三九武三思《大周無上孝明高皇后碑銘》「豈直鄧攸罷郡，深歎雞鳴，劉寵辭官，方憂犬吠。」

[90] 攀輪臥轍，杖策而去雄州；列鼎陳鍾，朝服而歸故第。

《東觀漢記》卷十八《第五倫傳第十三》「作會稽郡……爲事徵。百姓攀轅扣馬，呼曰，舍我何之。倫密委去，百姓聞之，乘船追之，交錯水中。」又卷十三《侯霸傳第八》「更始元年，遣謁者侯盛、荊州刺史費遂齎璽書徵（侯）霸，百姓老弱相携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臥。皆曰，乞侯君復留朞年。」《王勃集》卷二十九《爲虔州諸官祭故長史文》「彼遷秩而從榮，尚攀輪而臥轍。」

《呂氏春秋・開春論第一・審爲》「且吾聞之，不以所以養害所養。杖策而去。」

正倉院本《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雄州霧列，俊采星馳。」

《孔子家語・致思》「子路見於孔子曰……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左傳・哀公十四年》「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蔣本》卷五《上劉右相書》「曾無擊鐘鼎食之榮，非有南隘北閣之援。」

參：《全唐文》卷四百四十七竇臮《述書賦下》「雍容省闥，高逸豁達，解朝服而歸鄉，斂霓裳而辭闕。」（注）「賀知章，字維摩。會稽永興人……天寶二年，以老年上表請入道歸鄉里，特詔許之。」

[91] 以咸亨三年七月十日遘疾，薨於長安里舍，春秋八十四。

《南史》卷三十一《列傳第二十一・張稷》「幼有孝性，所生母劉無寵，遘疾。時稷年十一，侍養衣不解帶，每劇則累夜不寢。」

《後漢書》卷四十五《袁張韓周列傳第三十五・張酺》「（張）酺歸里舍，謝遣諸生，閉門不通賓客。」

[92] 蘧瑗之論，葬地不及瑕丘；高愼之遺，孫謀空傳素業。

《禮記・檀弓上》「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鄭注「刺其欲害人良田，瑗，伯玉名。」

《藝文類聚》卷一百《災異部》「陳留耆舊傳曰，高愼敦厚少華。子式，至孝常盡力供養，永初中，蝝蝗爲災，獨不食式麥，圉令周強以表州郡。」

《毛詩・大雅・文王有聲》「詒厥孫謀，以燕翼子。」鄭箋「詒猶傳也，孫順也。」《蔣本》卷三《倬彼我系》「貽厥孫謀，永爲家寶。」

《北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羊烈》「（羊）烈家傳素業，閨門飾，爲世所稱。」

[93]「以咸亨四年」至「嗚呼哀哉。」

《庾子山集注》卷十四庾信《周隴右總管長史贈少保豆盧公神道碑》「天和元年二月六日，葬於咸陽洪瀆川。」又《北史》卷八《齊本紀下第八・幼主》「葬於長安北原洪瀆川。」

[94] 海曲殘金，隨百年而共盡；穀城餘石，與三略而同埋。

海曲殘金二句，未詳。或《史記》卷八十三《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魯仲連》「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正倉院本《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

《蔣本》卷四《上皇甫常伯啓一》「亦有飛霜匝地，蘭蕭銜共盡之悲，烈火埋岡，玉石抱俱焚之慘。」

《史記》卷五十五《留侯世家第二十五》「子房始所見下邳圮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黃石。」

《庾子山集注》卷十庾信《張良遇黃石公讚》「昔稱韓相，今爲漢師。穀城餘石，還歸舊祠。」

《文選》卷五十五李康《運命論》「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説。」

[95] 旌軒肅而上路寒，簫吹動而嚴郊晚。

《王勃集》卷二十八《歸仁縣主墓誌》「旌軒啓路，葆騎橫［　］，林野曠而無塵，風煙慘而殊色。仙岡偃月，行臨白菟之□，宰樹棲雲，坐閟青龍之兆。」

正倉院本《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儼驂騑於上路，訪風景於崇阿。」

《蔣本》卷一《七夕賦》「翔翠罕於雲甸，迎簫吹於鳳驛。」

參：《隋唐五代墓誌匯編》洛陽卷第八册《大周故朝請大夫行陳州司馬上輕車都尉公士成君夫人平陽縣君耿氏墓誌銘》長安三年「悲風勁而穹路寒，悽笛咽而嚴郊晚。」

[96] 山川氣色，荒蕪白兎之塋；松檟風烟，悽斷黃牛之墓。

白兎，看注［95］引《王勃集》卷二十八《歸仁縣主墓誌》。

參：《全唐文補遺・千唐志齋新藏專輯》《大唐故朝請大夫行都苑總監上柱國王公墓誌銘》景龍元年「黃牛衛墓，白兎訓鶴。」

《文選》卷六左思《魏都賦》「伊洛榛曠，崤函荒蕪，臨菑牢落，鄢郢玄墟。」

《舊唐書》卷一八八《列傳第一三八・孝友・梁文貞》「有甘露降塋前樹，白兎馴擾，鄉人以爲孝感所致。」

參：《隋唐五代墓誌匯編》山西卷《大周故裴府君墓誌銘》天授三年、又同書同卷《大周故飛騎尉連府君墓誌銘》天册萬歲二年、又同書同卷《唐故王府君墓誌銘》景龍三年「松檟風煙，霜塋湛月。」

[97] 嗣子原州都督府長史、上柱國廉。

參看《度人表》。

[98] 悲深扣地，痛極捫天。

《文館詞林》卷六九五梁孝元帝《遣上封令》「拊膺長叫，沒身何補，號天扣地，無所逮及。」

《楚辭・九章・悲回風》「據青冥而攄虹兮，遂儵忽而捫天。」

參：《隋唐五代墓誌匯編》洛陽卷第六册《大唐故登仕郎丁君墓誌銘》垂拱元年「悲深扣壤，痛極捫天。」同書北大卷第一册《大周朝散大夫上柱國行司府寺東市署令張府君妻田雁門縣君墓誌》天授二年「悲纏扣地，殆莫能興，痛貫捫天，杖而後起。」《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二四四《大唐故括州縉雲縣令杜府君墓誌銘》天寶元年「哀深扣地，痛極捫天。」《隋唐五代墓誌匯編》河南卷《維大唐相州林慮縣故處士張君墓誌銘》開元二十六年「並痛極踐霜，悲深扣地。」

[99] 惟孝莫大於揚親，旌德自歸於時彦。

《尚書・蔡仲之命》「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跡自身，克勤無怠。」

《晉書》卷九十一《列傳第六十一・儒林・范弘之》「與王珣書曰……孝以揚親爲主，忠以節義爲先。」

《蔣本》卷六《與契苾將軍書》「夫撫今懷昔，理寄斯文，旌德敍功，事屬知己。」

《晉書》卷七十三《列傳第四十三・庾亮附庾冰》「（願陛下）廣引時彦，詢於政道，朝之得失必關聖聽，人之情僞必達天聰。」

[100] 翰林遺老，楊雄未亡；鴻都舊儒，蔡邕猶在。

《文選》卷九揚雄《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爲主人。」

《呂氏春秋・愼大覽第三》「武王乃恐懼，太息流涕，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故，又問衆之所說、民之所欲。」《蔣本》卷六《爲人與蜀城父老書一》「彼淮陰之俠少，成都之遺老也。」

《庾子山集注》卷七庾信《爲杞公讓宗師驃騎表》「臣幼無學植，長闕裁成，鴻都之門不能定其章

句，雞鹿之塞，無以名其碑碣。」

《後漢書》卷三十二《樊宏陰識列傳第二十二・樊準》「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纘其業。」

《後漢書》卷六十下《蔡邕列傳第五十下》「（蔡）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册）〔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光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又卷八《孝靈帝紀第八》「光和三年……始置鴻都門學生。」李賢注「鴻都，門名也，於內置學。時其中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召能爲尺牘辭賦及工書鳥篆者相課試，至千人焉。」

[101] 斯文見及，下走何顏。瞻八九而多慙，辭再三而不獲。

《蔣本》卷十五《益州夫子廟碑》「興九圍之廢典，振六合之頹綱，有道存焉，斯文備矣。」

《蔣本》卷八《秋晚入洛於畢公宅別道王宴序》「尋赤松而見及，泛黃菊以相從。」

《文選》卷三十七陸機《謝平原內史表》「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盪，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厲。」李善曰「何顏，謂自慙也。」

《文選》卷四十六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方握河沈璧，封山紀石，邁三五而不追，踐八九之遙迹。」李善曰「八九謂七十二君。曹植魏德論曰，越八九于往素，踵黃帝之靈矩。」

《蔣本》卷九《四分律宗記序》「揄揚盛烈，顧孫綽而多慚，歸依勝侶，仰郗愔而自勵。」

參：武三思《大周無上孝明高皇后碑銘》「陳萬一而寧窮，伏紙驚魂，辭再三而不獲，逡巡拜首。乃作詞云。」

[102] 爰抽弱思，式敍雄規。

《蔣本》卷十八《廣州寶莊嚴寺舍利塔碑》「爰抽弱翰，式敍高蹤。」

《江淹集集注》卷六江淹《蕭驃騎讓封第二表》「名爵無假前世之雄規，車旗勿濫中葉之英軌。」

[103] 刻石題金，瘞豐碑於此日；龍吟武吼，失寶劍於何年。迺爲銘曰。

《隋代墓誌銘彙考》《任顯暨妻張氏合葬墓誌》開皇八年「恐高岸爲谷，巨澗成陵。鐫石題金，乃爲銘曰。」

《庾子山集注》卷十三庾信《周大將軍司馬裔神道碑》「世子侃，孝家忠國，揚名顯親。是以勒此豐碑，懼從陵谷，植之松柏，不忍凋枯。」《南史》卷六十四《列傳第五十四・王琳》「（王）琳故吏梁驃騎府倉曹參軍朱瑒，致書陳尚書僕射徐陵求琳首，曰……庶孤墳旣築，或飛銜土之鷰，豐碑式樹，時留墮淚之人。」

《北堂書鈔》卷一二二《武功部一》「登墓飛上。世説云，王子喬墓在京陵，戰國時，人有盜發之者，覩無所見，唯有一劍停在空中，欲進取之，劒作龍鳴虎吼，遂不敢進。俄而徑飛上天。」又同「取之作龍鳴」條。

昔在隨氏，王綱大愆。三靈振越，九服迴旋［104］。鳳圖失據，龍爻在田。黃街百六，赤地三千［105］。才唯應務，代實須賢。當是時也，君侯出焉（其一）［106］。粵若高祖，乘機誕慶。帝賜金策，神開玉鏡［107］。大曆雖昌，羣凶尚爭。項王背約，苗人逆命［108］。黑霧朝屯，黃雲曉映。寤寐三傑，經綸七政（其二）［109］。惟公遠識，在險圖安。六三從事，初九盤桓［110］。逃殷裂社，去楚登壇。收兵洛邑，略地河干［111］。勳參賈鄧，氣擁彭韓。金門拖紫，石室藏丹（其三）［112］。四方既輯，三垂未泰。天子徵師，單于高會［113］。鴈門刀斗，龍城冠蓋。陣出關山，兵臨塞外［114］。獻籌運策，分麾轉旆。瀚海長清，繄公是賴（其四）［115］。建旗西指，高昌順軌。按節南招，羿羋自消［116］。伊砂鎭絶，碣石塗遙。邀神鑿井，役鬼成橋［117］。陳師誓卒，列刺班條。東西百戰，出入三朝（其五）［118］。萬戶之侯，四州之主。志成業遂，投簪稅組［119］。日月功名，山河茅土。人理同逝，生崖易古［120］。埋壯士於山足，瘞將軍於泉戶。墳塋列而翠石沈，松柏碎而黃塵聚（其六）［121］。

昔在隨氏，王綱大いに愆（たが）う。三靈振越し，九服迴旋す。鳳圖據を失い，龍爻田に在り。黃街の百六，赤地の三千。才は唯だ務に應じ，代は實に賢を須む。是の時に當たりて，君侯出でたり（其の一）。粵に若の高祖，機に乘じ誕慶す。帝は金策を賜い，神は玉鏡を開く。大曆昌んなりと雖も，羣凶尚お爭う。項王約に背き，苗人命に逆う。黑霧朝に屯じ，黃雲曉に映ゆ。寤寐に三傑をおもい，七政を經綸せんとす（其の二）。惟だ公遠識，險に在りて安を圖る。六三事に從い，初九盤桓たり。殷を逃れ社を裂き，楚を去り壇に登る。兵を洛邑に收め，地を河干に略す。勳は賈鄧に參（まじ）り，氣は彭韓を擁す。金門紫を拖し，石室丹を藏す（其の三）。四方既に輯（おさ）まるも，三垂未だ泰からず。天子師を徵し，單于高會す。鴈門の刀斗，龍城の冠蓋。陣は關山を出で，兵は塞外に臨む。籌を獻じ策を運らせ，麾を分ち旆を轉ず。瀚海長く清きは，繄（ああ）公是れ賴る（其の四）。旗を建て西を指せば，高昌は軌に順う。節を按じ南を招けば，羿羋自ら消ゆ。伊砂の鎭絶え，碣石の塗遙かなり。神を邀え井を鑿ち，鬼を役し橋を成す。師を陳ね卒に誓い，刺を列ね條を班（わか）つ。東西に百戰し，三朝に出入す（其の五）。萬戶の侯，四州の主。志成り業遂げ，簪を投じ組を稅（と）く。日月の功名，山河の茅土。人理同じく逝き，生崖（涯）古び易し。壯士を山足に埋め，將軍を泉戶に瘞む。墳塋列なりて翠石沈み，松柏碎かれて黃塵聚む（其の六）。

［注］

［104］昔在隨氏，王綱大愆。三靈振越，九服迴旋。

《尚書・冏命》「昔在文武，聰明齊聖。」

《文選》卷四十八揚雄《劇秦美新》「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

《鮑明遠集》卷九鮑照《轉常侍上疏》「獎以君子之方，赦其不閑教訓。大愆不責，矜澤必加。」

《魏書》卷七十八《列傳第六十六・孫紹》「（孫）紹又表曰……故能事恢三靈，仁洽九服。」

《隋書》卷四十八《列傳第十三・楊素》「（楊）素上表陳謝曰……悲欣慚懼，五情振越，雖百殞微軀，無以一報。」

《周禮・職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蔣本》卷十六《益州縣竹縣武都山淨惠寺碑》「九服失圖，三靈在疚。」

《庾子山集注》卷二庾信《哀江南賦》「且夫天道迴旋，生民預焉。」

[105] 鳳圖失據，龍爻在田。黃街百六，赤地三千。

《蔣本》卷十九《梓州玄武縣福會寺碑》「俄而帝隋方否，三宮失龍鳳之圖，皇業未昌，九野被豺狼之毒。」

《周易·乾》「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蔣本》卷十四《乾元殿頌》「紫宮可逼，黃街（蔣注：黃街，未詳。）易履。」

《漢書》卷二十一上《律曆志第一上》「元歲之閏，陰陽災，三統閏法。易九戹曰，初入元，百六，陽九。」孟康曰「易傳也。所謂陽九之戹，百六之會者也。初入元百六歲有戹者，則前元之餘氣也，若餘分爲閏也。」

《韓非子・十過第十》「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先愼曰「事類賦，三年作千里。」

參：武三思《大周無上孝明高皇后碑銘》「龍鈐獨運，當赤地之三千，獸節長驅，偶皇天之百六。」

[106] 才唯應務，代實須賢。當是時也，君侯出焉（其一）。

《文選》卷四十七袁宏《三國名臣序贊》「才爲世出，世亦須才。」李善曰「蘇武答李陵書曰，每念足下，才爲世生，器爲時出。」

《文選》卷四十六任昉《王文憲集序》「自是始有應務之迹，生民屬心矣。」

《蔣本》卷十一《三國論》「當是時也，天下之君子，埽地將盡。」

[107] 粵若高祖，乘機誕慶。帝賜金策，神開玉鏡。

《尚書・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

《南史》卷一《宋本紀上第一・武帝》「移檄都下曰……是故夕寐宵興，搜獎忠烈，潛構崎嶇，過於履虎，乘機奮發，義不圖全。」《蔣本》卷十五《益州夫子廟碑》「若乃乘機動用，歷聘棲遑，神經幽顯，志大宇宙。」

《宋書》卷二十《志第十・樂二》《宋宗廟登歌・孝皇帝歌》「烝哉孝皇，齊聖廣淵。發祥誕慶，景祚自天。」

《文選》卷二張衡《西京賦》「帝有醉焉，乃爲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李善曰「列仙傳讚曰，秦繆公受金策祚世之業。」《蔣本》卷十五《益州夫子廟碑》「高祖武皇帝，以黃旗問罪，杖金策以勞華夷，太宗文皇帝，以朱翟承天，穆玉衡而正區宇。」

《蔣本》卷十四《乾元殿頌》「道凝金册，功馳玉鏡。」

《太平御覽》卷八十二《皇王部七・帝桀》「尚書帝命驗曰，桀失其玉鏡，用其噬虎（玉鏡喻清明之道，噬虎喻暴虐之風）。」

[108] 大曆雖昌，羣凶尚爭。項王背約，苗人逆命。

《文選》卷四十六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我大齊之握機創曆，誕命建家。」

《陳書》卷二十六《列傳第二十・徐陵》「（徐）陵乃致書於僕射楊遵彦曰……昔魏氏將亡，羣凶挺爭，諸賢戮力，想得其朋。」

《漢書》卷四十三《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酈食其》「（酈食其）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背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

《尚書・大禹謨》「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蔣本》卷五《上劉右相書》「昔者齊侯以力，方城爲楚國之辭，虞帝崇文，苗人失洞庭之險。」

[109] 黑霧朝屯，黃雲曉映。寤寐三傑，經綸七政（其二）。

《十六國春秋》卷四《趙錄四・劉聰下》「麟嘉二年春正月朔日，黑霧四塞，終日竟夜，著人如墨，五日乃止。」

《英華》卷八三〇徐陵《陳文皇帝哀册文》「丹（一作甘）泉夜照，細柳朝屯。」

《淮南子・墜形訓》「黃泉之埃上爲黃雲，陰陽相薄爲雷。」

《毛詩・周南・關雎》「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毛傳「寤覺，寐寢也。」《蔣本》卷三《忽夢游仙詩》「僕本江上客，寤寐霄漢間。」

《三國志》卷五十二《吳書七・張顧諸葛步傳第七・步騭》「因上疏獎勸曰……近漢高祖攬三傑以興帝業，西楚失雄俊以喪成功。」

《周易・屯卦》「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蔣本》卷十五《益州夫子廟碑》「雖復星辰蕩越，三元之軌躅可尋，雷雨沸騰，六氣之經綸有序。」

《尚書・舜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傳「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己當天心與否。」《蔣本》卷十二《拜南郊頌》「波恬四海，明宣七政。」

[110] 惟公遠識，在險圖安。六三從事，初九盤桓。

《晉書》卷四十四《列傳第十四・盧欽》「（盧）欽清澹有遠識，篤志經史，舉孝廉，不行。」《蔣本》卷六《爲人與蜀城父老書一》「劉仲文之遠識，不以乾沒詣梁城，閔仲叔之高風，不以口腹累安邑。」

參：《英華》卷七八〇李華《隱者讚七首・陳留老父》「去危圖安，危則不隕，竭而後汲。」

《周易・坤》「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傳，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論語・泰伯》「曾子曰……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蔣本》卷六《爲人與蜀城父老書二》「僕雖不敏，嘗從事於斯矣。」

《周易・乾》「初九，潛龍，勿用。象傳，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文選》卷十四班固《幽通賦》「承靈訓其虛徐兮，佇盤桓而且俟。」李善曰「盤桓，不進也。」

[111] 逃殷裂社，去楚登壇。收兵洛邑，略地河干。

《史記》卷三十八《宋微子世家第八》「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

《史記》卷九十二《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爲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韓）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蕭）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藝文類聚》卷六十九《服飾部・案》「《楚漢春秋》曰……淮陰侯信曰……乃去楚歸漢。漢王賜臣玉案之食。」

收兵，看注［24］「收兵上谷，發卒平林。」又《藝文類聚》卷十二《帝王部二・後漢光武帝》蔡邕《光武濟陽宮碑》「破前隊之衆，殄二公之師。收兵略地，經營河朔。戮力戎功，翼戴更始。」

《尚書・畢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

《毛詩・魏風・伐檀》「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藝文類聚》卷四十《禮部下・冢墓》陸機《感丘賦》「於是徘徊洛涯，弭節河干。」

[112] 勳參賈鄧，氣擁彭韓。金門拖紫，石室藏丹（其三）。

《庾子山集注》卷十三庾信《周大將軍司馬裔神道碑》「遂得策預葭萌，勳參綿竹。」

《藝文類聚》卷十七《人部一・髮》嵇含《白首賦序》「漢之賈鄧，弱冠從政。獨以垂立之年，白首無聞。」《文選》卷五十范曄《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雖寇鄧之高勛，耿賈之鴻烈。」李善曰「范曄後漢書……鄧禹，字仲華，爲大司徒，封高密侯……賈復，字君文，封膠東侯。」

《箋注駱臨海集》卷十駱賓王《兵部奏姚州破賊設蒙儉等露布儉》「楚人三戶，蜀郡五丁。氣擁玄雲，精貫白日。」

《文選》卷五十四劉孝標《辯命論》「視彭韓之豹變，謂鷙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李善曰「彭，彭越，韓，韓信。」

《漢書》卷五十八《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公孫弘》「（公孫弘）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如淳曰「武帝時，相馬者東門京作銅馬法獻之，立馬於魯班門外，更名魯班門爲金馬門。」

《文選》卷四十七揚雄《解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李善曰「東觀漢記曰，印綬，漢制，公侯紫綬，九卿青綬。」

《太平廣記》卷九《神仙九・王烈》引《神仙傳》「後（王）烈獨之太行山中，忽聞山東崩地……烈不知何等，往視之，乃見山破石裂數百丈，兩畔皆是青石。石中有一穴口，經濶尺許，中有青泥流出如髓。烈取泥試丸之，須臾成石，如投熱蠟之狀，隨手堅凝。」

《蔣本》卷七《夏日諸公見尋訪詩序》「金門待詔，謁天子於朝廷，石室尋眞，訪下官於丘壑。」

[113] 四方旣輯，三垂未泰。天子徵師，單于高會。

《度人表》「洎乎九服乂安，四方無事。」

《蔣本》卷十二《拜南郊頌》「元惡旣殄，萬宇淸矣，元勳旣輯，萬寶成矣。」

《文選》卷八揚雄《羽獵賦》「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李善曰「三垂，謂西方、南方、東方。武帝侵三垂以置郡，故謂之割。漢書，杜鄴上書曰，三垂蠻夷。又雄上書曰，北狄中國之堅敵，三垂北之縣矣。爾雅曰，邊，垂也。」

《文選》卷三十八殷仲文《解尚書表》「于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忘進退，惟力是視。」

《史記》卷一《五帝本紀第一》「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

《戰國策・秦策三》「於是使唐雎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

[114] 鴈門刀斗，龍城冠蓋。陣出關山，兵臨塞外。

《漢書》卷六《武帝紀第六》「（元光）六年……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衛）青至龍城。」應劭曰「匈奴單于祭天，大會諸國，名其處爲龍城。」《王無功文集》卷二王績《在邊三首其一》「鴈門霜雪苦，龍城冠蓋稀。」

《史記》卷一〇九《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刀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集解「孟康曰，以銅作鐎器，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名曰刀斗。」索隱「刀，音貂。案荀悅云，刀斗，小鈴，如宮中傳夜鈴也。」

《後漢書》卷三《肅宗孝章帝紀第三》「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

《英華》卷二〇九隋煬帝《擬飲馬長城窟》「秋昏塞外雲，霧暗關山月。」

[115] 獻籌運策，分麾轉旆。瀚海長清，繫公是賴（其四）。

看注［50］［51］「代公既資成筭，式振戎機、杖宗廟之威靈，納君侯之計議。故得師無滯日，再戰而掃龍庭，役不踰時，一擧而清瀚海。」

《文選》卷五十六張載《劍閣銘》「秦得百二，幷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李善曰「漢書，田肯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持戟百萬，齊得十二，此所謂東西秦也。」

《漢書》卷一下《高帝紀第一下》「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文選》卷四十七王褒《聖主得賢臣頌》「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

《庾子山集注》卷十三庾信《周柱國大將軍長孫（一作拓跋）儉神道碑》「大丞相總十六軍，剋清河洛。公又中分麾下，參謀帷幄。高選霸僚，公爲長史。」《蔣本》卷十二《拜南郊頌》「肅牙璋而按律，輝旄節而分麾。」

《英華》卷八四二隋煬帝《隋秦孝王誄》「表裏山河，要衝襟帶。東自維揚，迴旌轉旆。善政廉平，于斯爲最。」

《史記》卷一一一《衛將軍驃騎列傳五十一》「（霍去病）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瀚海。」《蔣本》卷一《春思賦》「龍沙春草遍，瀚海春雲生。」

《文選》卷六十任昉《齊竟陵文宣王行狀》「聲化之有倫，繄公是賴。」李善曰「潘元茂九錫文曰，故周室之不壞，繄二國是賴。」

[116] 建旗西指，高昌順軌。按節南招，狴狴自消。

《文選》卷三十九李斯《上書秦始皇》「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

《元和郡縣志》卷四十《隴右道下・西州》「本漢車師國之高昌壁也……貞觀十四年，詔兵部尚書侯君集統薛萬鈞、牛進達等總兵討之。文泰病死，子智盛立。八月，君集進兵破之，下其二十二城，獲戶八千，列其地爲西州，並置西安都護以統之。顯慶三年改置都督府。」

《文選》卷三十五潘勗《册魏公九錫文》「海盜奔迸，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

《蔣本》卷十二《拜南郊頌》「撫玄虯，戴翠鳳。鼗鼓按節，鯨鐘疏響。」

看注［70］「永徽元年，詔公馳驛，討定狴狴，便除使持節琰州諸軍事琰州刺史。」

《後漢書》卷五十六《張王种陳列傳第四十六・張綱》「夷狄聞中國優富，任信道德，所以姦謀自消而和氣感應。」

[117] 伊砂鎭絶，碣石塗遙。邀神鑿井，役鬼成橋。

看注［72］［73］「顯慶元年，遷使持節伊州諸軍事伊州刺史。塗交玉塞，路接金河。」

看注［4］「碣石東臨，勢傾於恒岳。」

看注［77］「開田則潟鹵自腴，鑿井而飛泉獨涌。」

看注［80］「鞭石成橋，無俟龜鼈之力。」

[118] 陳師誓卒，列刺班條。東西百戰，出入三朝（其五）。

《漢書》卷二十三《刑法志第三》「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放禽桀、紂，所謂善陳不戰者也。」

《蔣本》卷二十《常州刺史平原開國公行狀》「朝廷以公屢參伯牧，駿歷班條，吏不忍欺，人無胥怨。」

《漢書》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第七上》「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顏師古曰「漢官典職儀云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卽不省。」

《英華》卷九五〇楊炯《李懷州墓誌銘》「或中軍按部，金鼓所以接其聲，或刺史班條，冕旒所以彰其德。」

參：《新中國出土墓誌》河南三（千唐志齋）《大唐故左監門校尉上柱國康君墓誌銘》開元九年「直以拓静三邊，東西百戰。」

《英華》卷九六四楊炯（《英華》誤庾信作）《伯母東平郡夫人李氏墓誌銘》「考玄明，皇朝上儀同□濟三州刺史，成紀縣男。出入三朝，剖符分竹。」

[119] 萬戶之侯、四州之主。志成業遂、投簪税組。

《漢書》卷五十四《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李廣》「文帝曰，惜（李）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

《世説新語・豪爽第十三》「陳（林道）以如意拄頰，望雞籠山嘆曰，孫伯符志業不遂。」

《文選》卷二十二左思《招隱詩二首其一》「躊躇足力煩，聊欲投吾簪。」《蔣本》卷三《對酒》「投簪下山閣，攜酒對河梁。」《蔣本》卷七「簪組盛而車馬喧，庭宇虚而管絃亮。」

[120] 日月功名，山河茅土。人理同逝，生崖易古。

《初學記》卷十四《禮部下》陳後主《入隋侍宴應詔詩》「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蔣本》卷一《春思賦》「見原野之秀芳，憶山河之邃古。」

《管子・五輔》「天下動然後功名可成也。」《蔣本》卷一《春思賦》「此僕所以撫窮賤而惜光陰，懷功名而悲歲月也。」

《文選》卷四十一李陵《答蘇武書》「（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李善曰「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黄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爲社。」

《莊子・雜篇・漁父》「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王勃集》卷二十八《歸仁縣主墓誌》「固迺事經人理，譽沃天心。」

《梁書》卷十《列傳第四・蔡道恭》「又令取所持節謂（弟蔡）僧勰曰，稟命出疆，憑此而已，卽不得奉以還朝，方欲攜之同逝，可與棺柩相隨。衆皆流涕。」

正倉院本《秋日登冶城北樓望白下序》「生涯詎幾，此念何期。」

參：《隋唐五代墓誌匯編》河南卷張閑《大唐故朝散郎行潞州上黨縣尉王少府公墓誌銘》開元十四年「日月功名，山河茅土。人理同逝，生涯易古。職位長辭，永歸泉戶。墳塋列而翠石沉，松柏碎而黄塵聚（其三）。」

[121] 埋壯士於山足，瘞將軍於泉戶。墳塋列而翠石沈，松柏碎而黄塵聚（其六）。

《庾子山集注》卷十五庾信《周大將軍懷德公吳明徹墓誌銘》「壯士之隴，將軍之墓，何代何年，還成武庫。」

《漢書》卷九十七下《外戚傳第六十七下・孝成班倢伃》「倢伃退處東宮，作賦目傷悼，其辭曰……願歸骨於山足兮，依松柏之餘休。」

《英華》卷九四八魏徵《唐故邢國公李密墓誌銘》「慮陵谷之推移。勒斯銘於泉戶。」

參：《英華》卷五九七陳子昂《爲義興公求拜掃表》「臣禍釁所鍾，早日孤露，墳塋莫掃，松柏凋荒。」

《英華》卷九二九楊炯《益州溫江縣令任君神道碑》「撰德銘之於素常，披文刻之於翠石。」

《文選》卷二十九《古詩一十九首其十四》「古墓犁爲田，松柏摧爲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

《後漢書》卷六十上《馬融列傳第五十上》「上廣成頌以諷諫，其辭曰……風行雲轉，匈磕隱訇，黄

塵勃滃，闇若霧昏。」

前稿「注釋」（上）　釋文訂正

［1］　原「唐故使持節都督豊州諸軍事州刺史上柱國南康郡開國公趙君墓誌銘」
　　訂「唐故使持節都督豊州諸軍事豊州刺史上柱國南康郡開國公趙君墓誌銘」

［4］　原「呼池北走，氣檄於滄溟。」　訂「呼池北走，氣撥於滄溟。」

［39］　原「大勲既輯，皇階無事。」　訂「大勲既輯，皇堦無事。」